

《空枪》160 分钟

《奥德赛》173 分钟

坐三小时看电影 有必要拍这么长吗



图据官方海报

如果放在几年前,一部商业大片超过140分钟,尚且算得上特例。而2026年的院线,超长电影正在扎堆出现。《奥德赛》173分钟、《空枪》160分钟、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140分钟、动画《八仙!》144分钟,重映的《杀死比尔:血色全传》更是达到276分钟,需要设置中场休息。

从国产警匪、史诗神话到战争现实片,越来越多影片冲破120~130分钟的传统商业片区间。同样是大篇幅叙事,有的观众沉浸其中,也有不少人走出影院直言“坐得疲惫”。

长时长究竟是叙事的必要表达,还是创作上的臃肿负担,成为今年暑期档绕不开的话题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丁梦莎

扎堆的超长片,史诗叙事的创作野心

今年几部高话题超长影片,题材各不相同,但创作诉求高度相似,不愿做快节奏的爽文叙事,想要铺展更完整的人物与时代图景。

诺兰的《奥德赛》173分钟,改编自荷马史诗,多国取景、全片IMAX胶片拍摄,要铺陈一场漫长的漂泊冒险,海量人物、神话世界观、命运抉择,都需要足够篇幅慢慢落地。

对史诗题材而言,压缩时长就意味着删减世界观、简化人物弧光,宏大的故事体量天然指向更长的成片。

国产犯罪片《空枪》160分

钟,跳出传统警匪片的“破案爽感”,把重心放在悍匪从底层青年一步步被欲望裹挟、走向毁灭的全过程。

影片不急于推进案件,留出大量笔墨描摹上世纪90年代沿海城市鱼龙混杂的时代氛围,刻画人物暴富后的惶惑与挣扎,试图完成对人性欲望的深度剖析。

也正因如此,争议随之而来,不少观众认为部分情绪戏份冗长沉闷,故事本可以进一步精简。

现实题材《欢迎来到龙餐馆》140分钟,没有聚焦炮火轰鸣的大战场面,把大量篇幅留给餐馆里普通人的饮食、交谈、人性博

弈,用烟火人间消解战争的残酷;动画《八仙!》144分钟,重构八仙凡人出身的故事,多条人物线并行,靠篇幅完成群像塑造。

重映片里,《杀死比尔:血色全传》276分钟,是昆汀当年原本构想的完整版本,当年迫于市场拆分为两部上映,时隔多年才完整和观众见面,超长时长是还原导演最初创作构想的必然结果。

不难看出,创作者选择加长时长,初衷大多是拒绝“快剪辑、强反转”的流水线套路。想要写好复杂人物、还原时代氛围、搭建宏大世界观,短篇确实很难承载全部表达。

长片的两面:观众的耐心,影院的现实难题

但超长时长,注定是一把双刃剑。

对观众来说,已经习惯高密度快节奏的短视频、短剧,连续在黑暗影院里静坐两个半小时以上,本身就是对体力、专注力的考验。

同样是长片,感受完全两极分化。内容足够扎实,长就是沉浸

式盛宴;一旦节奏松弛、支线冗长,漫长时间就变成煎熬。不少网友感慨:时长本身没有对错,关键要看每一分钟是否服务故事本身。

而落到院线端,超长影片直接带来排片困境。一部170分钟的电影,算上散场、清场,单场接近3小时。同一家影厅,120分钟影片一天可以排7场左

右,超长片只能排4场上下,直接降低影院的排片意愿,客观上会影响影片票房释放。《空枪》160分钟,《奥德赛》173分钟,都面临排片被挤压的现实处境。

这也形成一组矛盾:导演追求完整的艺术表达,观众需要舒适的观影节奏,影院要兼顾场次周转,三方诉求很难完全达成统一。

长≠高级,真正的厚重不靠时长堆砌

今年扎堆的超长大片,也抛出一个问题:电影的厚重感,是否必须靠时长来实现?

回望影史,既有《指环王》系列这样篇幅宏大、全程张力拉满的史诗;也有大量90~110分钟,叙事饱满、回味无穷的经典。时长只是容器,不是作品质量的标尺。

《空枪》选择160分钟,完成反派完整堕落弧光,描摹时代欲

望,这份创作野心值得肯定,但也有观众提出,部分支线、情绪段落可以适度删减;《奥德赛》依托史诗原著,宏大格局需要篇幅托举,但对于不熟悉神话背景的普通观众来说,悠长节奏也会形成观影门槛。

不是把故事铺得足够长,就自动拥有史诗质感。好的叙事,既能容纳鸿篇巨制,也懂得克制

取舍。

观众愿意为好故事付出更长时间,愿意在影院里沉浸式感受宏大时代与复杂人性。但这并不代表,要无条件接纳臃肿的叙事。

2026年这一批超长电影带给我们的启示很简单:长可以,但每一分钟都要有存在的理由。观众为故事买单,而不是单纯为影片的时长买单。

看展

笔墨间邂逅八大山人的写意人生



他们的作品在这次展览当中也都有一个呈现

展览现场及展品 图据新华社

2026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,6月1日至9月1日,“可得神仙——以八大山人写意为中心的写意作品展”在荣宝斋美术馆举办。“可得神仙”一印是画家八大山人常用的一方闲章,意蕴耐人寻味。

八大山人名朱耷,明末清初画坛“四僧”之一。作为明宗室宁献王九世孙,朱耷在明亡后落发为僧,后改信道教,住在南昌青云谱道院,约六十岁时启用“八大山人”之号。细看字画上“八大山人”四字款识,连写似“哭之”又似“笑之”,道尽一生悲欢起落。

“本次展览展出近40件作品,均为荣宝斋馆藏。”荣宝斋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包岩介绍,八大山人《莲塘翠禽图》《千字文》《涉事册》等代表性的、重量级的藏品均属首次展出,徐渭《杂花卷》、齐白石《老当益壮》《也应歇歇》、张大千《杂画册》等作品也同步亮相,串联起明代以来大写意绘画的传承谱系。

展厅起首,八大山人代表作之一《莲塘翠禽图》悬挂于展柜中;荷叶以阔笔泼墨挥写,浓淡交织、气韵苍润;荷梗劲挺疏放,线条极简而骨力内含。孤禽栖于斜梗之上,造型凝练、白眼向天,写尽孤傲空灵之态。

“他惜墨如金,这幅画就是白多于墨。”荣宝斋美术馆馆长王祥北指着画面说,“枯中带润,你看荷梗都有交叉,但是不觉得乱,疏密体现得很到位。”

本次展出的作品中,《小群鱼》《涉事册》等都体现了留白的艺术与意境。这种“以少少许胜多多许”的笔墨语言,正是八大山人将中国写意画推向巅峰的标志。

八大山人的艺术并非无源之水。展览以他作为圆心,向前追溯其取法来源,向后延伸其深远影响,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大写意文脉。

陈淳《花卉卷》长逾7米,温润清逸;徐渭《杂花卷》4米有余,

狂放淋漓。两位明代大写意先驱的笔墨在此交汇,为八大山人的出场铺陈了浑厚的序曲。

向前看,八大山人的花鸟画主要师承沈周、陈淳、徐渭等画家的水墨大写意传统,山水画主要师承董其昌,在他们的基础上增添了自身的感悟。

向后看,展览中既有齐白石《仿八大山人鸟木图》等承袭风格之作,亦有“衰年变法”后自出机杼的面貌;吴昌硕《荷花图》、潘天寿《秋香图》等次第展开,八大山人的写意精神穿越时空,余韵悠悠。

跨越400年,如今八大山人依旧是“顶流”。

“八大山人特别受年轻人欢迎。”包岩说,“一是他人生经历大波折之后,仍保持‘人间清醒’,不媚俗、不看世俗眼光,这给遇到挫折的年轻人一种精神上的慰藉。二是他的作品极简、戏谑、有创意,一条鱼寥寥数笔完成,这种抽象审美与当代年轻人的艺术感知高度共鸣。”

也正因此,围绕此次展览,荣宝斋推出了T恤衫、托特包、“一条闲鱼”挂饰等“更懂年轻人”的文创产品,受到观众欢迎。

展厅中,观众或俯身察看作品,或驻足静心凝思,沉浸于古今对话的一方天地。

包岩分享了一则参观细节:曾有一名观众,许久立于徐渭《杂花卷》前,默默流泪,为花、为诗、为作者的际遇而共情。“我们希望给予观众一种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。不求热闹,但求每一位观众都能在笔墨间停留得久一些、再久一些。”包岩说。

400年倏忽而过。那个在明亡后遁入佛门、又出入道观的王孙,那个画鱼“白眼向天”、画荷“冲天怒放”的孤僧,那个终其一生追求精神纯粹的老者,始终在等待与他同寻“可得神仙”的人。

据新华社